



斌宗法師新春開示錄（第一日）

弟子覺心筆記

諸位，新春
恭喜！到底恭喜
什麼？我們把它
分為兩種；一種

是一般的恭喜——就是恭喜諸位發財，健康，長壽，所求如意，萬事吉祥；一種是以佛法來慶祝諸位。佛法的慶祝留在後面來講。現在依例恭喜諸位發財，健康，長壽……。

然而，為什麼不在夏天或秋天冬天來恭喜諸位，而偏要在新春時候呢？這却有點意義。因為春的定義是：「生機勃勃，萬象更新」一年的景氣要算新春最好的了，所以人們藉此好現象來作慶祝的表示。就看新春期間一般往來的書信裡常常可以見到下面這些句子：「福祉與春光並茂，德業共歲序俱新」，即此意也。

今天是民國四十三年的新春，為本年度頭一次與諸位晤面講開示的日子，現在就把「新春」二字作題目，會通佛法來對諸位談談吧。

當約有情界和無情界兩部分來講：一有情界就是人事方面；二無情界就是境物方面。現在先來講無情界的境物方面，又當分為兩層說，一新春就是佛法，二新春就是明心見性的境界。

大地一遇到春的光顧，萬物多要生起色彩來。所謂千花競秀，百鳥和鳴；山光水色格外明媚，柳綠桃紅互爭爛漫，處處流露着春的顏色，顯示着春的嬌艷，點綴着春的景色，充滿着春的氣象。似乎連咱們寺門口的幾塊古石也都有點新態度表顯出來。可說是「風光隨處好，景色一時新」。這麼良辰淑景，真是一刻千金，足夠惹人陶醉了，因此人們一逢到新春，都能不惜一切，隨各人的心志與方法，儘量地去欣賞它——春光。連那久為失志的廢木殘樹，也知春光好，都能趁時發榮；就是最卑賤的野草溪藤莫不能奮起弱小的氣力去接受春的惠澤，而發揮着它們的本能——默默地當起根芽，萋萋地青青綠綠的茂盛起來。

春是富有改革性的，所以它一到人間，能使萬類維新起來。

春的性情是好生惡殺的，所以一切草木一遇到它，便生氣勃勃，欣欣向榮。

春的態是溫柔而美麗的，因此人們都喜歡接近它。

春的行動是非常大方的，所以無論有情界的人類，無情界的草木都歡迎它的降臨。

春是最為平等的，不分名花貴草都是一律受惠的；不擇皇都陋巷，莫不一律光顧的。

請大家注意！現在要會通到佛法來了。

春就是佛法！萬物可比衆生——人類，春風惠被萬物，正如佛法普濟衆生。

一切草木得到春風的化育便會開展它們的生機——抽根，苗芽，生枝發葉；正如人們得到了佛法的涵養，能够增長善根，萌發道苗，開般若花，結菩提果。

萬物未逢春以前是毫無生氣地度着枯燥無聊的日子，一旦春光降臨則勃然暢達起來，正如人們未獲到佛法以前是在煩惱迷夢中過日子，一旦獲到佛法真理的啓示，忽然覺悟起來，成為很解脫，很安樂的生活了。

大地得到春光的點綴，萬象一新，即時成為一個美麗可愛的世界；人們得着佛法的薰陶，心地豁然清淨起來，（遠離顛倒妄想）如能個個依照佛法真實修養，無疑地，可以將這缺陷苦惱的人間，立刻變為莊嚴美滿的極樂世界了。

至於上面所說，春是富有改革性的，正如佛法能改革人們和社會的一切不良習氣，使每個人的身心淨化起來，世界淨化起來。

春的性情是好生惡殺的，正如佛教的慈悲宗旨，要使一切衆生離苦得樂。

春的態是溫柔美麗的，正如佛教的教理，是真善美，能令一般知識人士樂於接受。

春的行動是非常大方的，正如佛的教義極為

圓滿，所以能够三根普被萬乘齊收。章太炎先生說：「佛教的理論使上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不能不信，通徹上下這是最可用的」。

春的心理是平等的，正如佛教不論貧富人人皆可學佛，人人皆可作佛，乃至慈悲到一切蠢動含靈。

以上講了一大堆，到底與諸位有什麼關係？

重要的是說春好像佛法，在這新春時候，萬物受了春的惠澤，不敢怠慢，都能各盡其能的努力來欣向榮暢達茂盛；乃至姹紫嫣紅，百花齊放，終不讓他錯過機會。我們能夠學佛總算難得。佛法是「百千萬劫難遭遇」，經云佛法難逢，今既與佛有緣，幸勿錯過機會，當勇猛精進，實地真修，以期獲到佛法大受用處——解脫安樂，究竟成佛。

，這才算為真正學佛，這才不辜負佛法，當時也不辜負人生；否則不如萬物了，這是多麼慚愧和可惜呢！我來引一首唐朝韓愈做的詩作驚策，題目是「晚春」詩云：「草木知春不久歸，百般紅紫鬥芳菲，楊花榆莢無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飛」。這首詩是很有意義的。他說：草木也知道東君——春，不久將要消逝的，所以奮發精神拼命地去爭取最後的春光——百花鬥艷。只有楊花和榆莢，人既有緣遇到佛法，如果不知道勇猛精進，求取道果，那末，與楊花榆莢還有什麼差別呢？人為萬物之靈，花是無情……無知的草木，我們要做一個不愧於草木的人才對！茲再詳細說明之：

頭一句是喻人們當知佛法難逢不可錯過機會，故云「草木知春不久歸」。第二句是喻既有緣遇到佛法，當努力精進爭取道果。故云：「百般紅紫鬥芳菲」（「百般」喻學佛人，「鬥」字喻精進，芳菲喻道果）。第三句是喻無善根的衆生和懈

意的行人，因為沒有智慧所以不肯學佛，或雖學佛又不肯精進，故云「楊花榆莢無才思」。（楊花榆莢指無根衆生，和懈怠行人「無才思」即無智慧）。末句是喻昏迷無知的顛倒衆生，如動物般只知食睡混過一生，故云「唯解漫天作雪飛」。〔漫天〕喻人生，「雪」喻動物，「飛」喻顛倒混過一生）。

大家讀到這首詩，有沒有感想呢？新春這麼好，佛法更比他好！人們未遇到佛法以前的生活，好像一切萬物未遇到春以前的境界一樣。以前的境界是什麼？冬天啦！秋天啦！夏天啦！它們的境界又是什麼？讓來介紹一下！

夏天的境界是：炎風熾日，爛石煎沙，整個大地如一烘爐。古詩說：「山川炎似火，天地熱如爐」。這是多麼可畏呢！因此夏天是爲人們最討厭的。所以稱爲炎夏，酷暑。酷字是含有殘忍的意思，正爲夏天能困苦人的一種表示。以其炎威可怕，故有避暑，苦熱這些事情的產生。至於春終沒有聽過有酷春，避春，苦春等這些名詞。秋天的境界是：林疏木落，風颯霜凋，千山憔悴，萬境荒涼，這是多麼使人蕭殺不堪！因此那別思離愁大半都波它——秋，觸動而生起的，古人說：「遊子思鄉淚，征人旅夢孤」，「愁增宋玉，髮白潘安；以其蕭殺愁人，故有悲秋，驚秋的這些名詞去形容它。至於春根本就聽不到所謂悲春，驚春了。

冬天的境界是：雪飛霜降，地凍天寒，古詩云：「葉盡千山瘦，霜寒百草枯」。這是多麼黯淡呢！以其凜冽侵人，故以嚴冬稱之：以其萬木凋謝故以窮冬稱之。至於春不能以嚴春，窮春來稱呼它。嚴字是含有畏懼，戒嚴的意思，謂爲寒威凜冽侵人，連那無知草木也不敢伸出腳來，一根發芽。這就是長懼的意思，冬天要多穿衣服，預防寒氣的侵襲，這就是戒嚴的意思。楚辭云：「秋既戒之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冬」。至於春那就不這樣了，除了景色殊勝外，它的佳號却來得非常漂亮——錦春，芳春，還有春光，春色，和嬉春，遊春的種種美稱，這些專美名詞，確

天再講。新春就是

(未完)

佛法

了。以外還有種種表示，列表如下：

- 一、能改造真善美的人生——如春能令萬象精進利生、一方面精進佛道）這才不負與佛；否則成爲焦芽敗種，不敢向上進取大乘的孤調解脫。
- 二、能解除人生的痛苦——如春沒有那些炎威酷熱等苦。
- 三、能消滅人生煩惱——如春沒有那些蕭殺無名氏獨助一萬零四百元入伍角。侯慧玉、李慧元、竹隱法師、悟傳法師、達廣法師各助一千元。以上合港幣六十四元。陳長庚居士港幣五十元。星湖社董林達堅居士手：清心老和尚港幣四十元，慧慈禪、林達堅各港幣二十元。越南壽智和尚助港幣一百元。
- 四、能發揚救世無畏精神——如春能鼓勵那些被寒威侵逼得連一點生氣都沒有的草木能使其生氣勃勃欣欣向榮起來。

（本刊代收）三重鎮無名氏五百元。阮隆慈貳百元。嘉義太元佛堂念佛同仁二五〇元。李旭峯、陳錫範二人合壹百元。王敬雲六十元。張啓明五十元。永真元。林曉搖一百元。朱耀五十元。朱董幼新、姚靈毅、丁漱亞各十元。以上兩共一萬三千五百八十三元五角。連前總計七萬八千三百〇一角。

本刊名譽社董經手樂助基金功德錄

(限于篇幅，恕不稱呼)

爲東君一春，所獨占，終沒有其它的份兒，何以故？因爲從來沒有聽過有：芳夏、芳秋、芳冬，或嬉夏，嬉秋，嬉冬，夏光夏色，冬光冬色的這些怪誕名詞，於此則一看到它們那些綽號即使知道它們環境的好惡和優劣是不可同日而語——迥然不同。

學佛人和一般不同的地方，就在於一切境上能够觸景觀心會通佛法而善用之罷了。以上所說種種是以新春喻佛法。要之，春是含有柔和溫暖；可表佛教的慈悲心。夏是含有殘酷義——炎熱；可表人們的殘忍心。秋是含有憔悴義——蕭殺；可表人們的愁苦心。冬天是含有畏怯義——寒威——嚴冷；可表人們的懦弱性。這些表示到底有什麼取

意？總而言之，要諸位見到溫暖而美麗的新春，當自檢點一下，我們有沒有如春那般溫暖照物的悲心去利益人群，不可祇知貪圖嬉春踏翠而已；否則成爲迷戀五塵陶醉浮生的一類人了。

看到炎威可怕的夏天，當自檢點一下，我們有沒有如夏天那種炎威的殘忍心去惱害一切衆生？不可祇知避暑消夏而已，否則成爲消極逃生一類人了。

看到蕭殺愁人的秋天，當自己檢點一下，我們有沒有像秋天蕭殺愁人的煩惱痛苦

所苦困擾，又不可發生厭世悲觀的心情；學佛人當能擺脫逆境，安心樂道過日；否則沒有真實獲

到佛法的受用。看到嚴冷畏人的冬天，當自己檢點一下，我們有沒有像冬天蕭殺愁人的煩惱痛苦

，學佛人要具有大無畏精神，勇猛精進（一方面

精進利生、一方面精進佛道）這才不負與佛；否

則成爲焦芽敗種，不敢向上進取大乘的孤調解脫

了一般自動樂助功德錄

阮隆慈月捐貳百元。陳繼良月捐五十元。陳秉願月捐十元。汐止無名氏壹百元。智老法師五十元。周陽慧卿四十元。樓永譽、趙志奇、張金發各三十元。許謹、劉鴻超、達心、顧世淦、汪積昌各二十元。洪金環十三元五角，盧榮福十元，無名氏十五元（以上三筆係呂順連居士撥來）。翁明標、五股鄉無名氏各十元。張月珠壹百元。以上共計八百四十八元五角。	社董無名氏自助壹千元。社董慈航老法師手：若水甫、張子翼、陳連柱各十元。社董開設法師手：永真一百元，開證五十元，盧答恩、陳宗雄、洪頂額等各十元。李善福五元。陳明葛三元。社董賀一生手：無名氏四十元，賀一生、李東溢各三十元，卓維煌二十五元，高建之二十元，無名氏、戚偉明、陳越如各十元。社董朱鑑民手：自捐五十元，邵心培四十五元。社董董正之自助壹百元。以上共計貳千三百九十八元。
---	--